

鶴林玉露卷之一

宋廬陵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  
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  
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  
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  
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  
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

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  
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歛  
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  
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  
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  
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  
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  
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  
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  
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  
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  
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

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

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

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枻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賴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

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  
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  
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旣作  
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  
枘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  
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  
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  
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  
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  
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  
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  
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  
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  
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  
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  
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

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

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詳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

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  
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  
賢何其明也廼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  
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  
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  
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  
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  
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  
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  
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  
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  
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  
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  
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  
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  
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  
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

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  
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  
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  
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  
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豈比奴面鐵色楚客不  
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白是江頭渚花發渚  
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小天杜鵑故態不識  
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嘗握邊頭槊旄頭如月  
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鳥乎  
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嘸蓋模擬少陵之  
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  
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  
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  
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  
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  
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



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

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待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

此事也

市璞寶燕石者煮簣食螾蜺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埘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錠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

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

音監

音音

醕七菹韭菁茆葵芹苾筍六獸麋鹿熊麇野豕兔

六禽鴈鶉鷓鴣五藥艸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了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第

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  
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  
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  
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  
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  
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  
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  
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  
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  
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  
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  
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  
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  
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  
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  
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  
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  
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  
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  
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  
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  
以山川艸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  
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纔可人日初無  
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  
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  
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  
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  
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  
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  
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  
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

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

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各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

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

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  
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終



鶴林玉露卷之二

宋廬陵羅大經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旣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

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

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錙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

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  
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  
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  
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  
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  
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  
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  
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  
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

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  
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  
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  
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  
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  
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  
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  
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  
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陸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爲  
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稔章告身皆  
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  
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  
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二品通用也  
絲囊如玳瑁而錦幟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  
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  
略七等鐫犀爲軸瑁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幟

首純紅而繪如瑁王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  
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軸者又次之繪事  
如玳瑁而告紙 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  
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寔卑矣宰相親王贈封  
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者遵  
不敢遜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帔  
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  
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  
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

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

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

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癢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卽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旣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牘來據榻

判結數事旣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畧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

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鱧魚揚州之鱓胥陸德明音釋云鱓醬也山谷詩云鱓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

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

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  
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  
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  
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  
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  
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

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  
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  
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  
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  
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  
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  
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事  
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

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  
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恠若曹操之於楊德祖  
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  
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  
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  
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  
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  
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

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  
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  
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  
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  
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  
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  
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  
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  
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

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

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覲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

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竒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竒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

之智圓轉恢竒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身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噐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

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



美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終



南大圖書館

卷二

鶴林玉露卷之三

宋廬陵羅大經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叅大

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  
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  
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  
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  
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  
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  
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  
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  
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

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  
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  
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  
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  
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  
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  
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  
夢龍方據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

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嚙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嚙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沸三之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

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蝗纔飛下卽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卽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卽蝗之類也

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爲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

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

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  
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  
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  
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  
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  
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  
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  
蜉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埜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

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  
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  
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  
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  
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  
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  
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



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  
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  
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  
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  
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  
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  
而立事同僉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  
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  
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

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  
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  
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  
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  
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  
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  
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  
心而圖存則旣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

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執小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卽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

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  
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  
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  
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竒詭  
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  
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  
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  
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  
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  
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飭字重九詩不敢用  
餒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  
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  
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  
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  
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  
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

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  
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  
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  
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  
兀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  
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  
大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躄而鑑于井  
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  
惡之乎曰以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  
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  
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徃而不可  
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  
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  
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

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  
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  
凱左氏傳後叙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  
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琯刻  
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  
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  
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  
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

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  
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  
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  
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  
讀之者將必起其頽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  
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  
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  
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

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

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

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

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



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栴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

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  
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  
字然終不若史記樸瞻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  
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  
鵲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  
說亦樸瞻有古意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  
子賜析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  
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  
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  
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  
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口曰吾父死將出  
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  
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  
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  
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  
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  
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  
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  
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  
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乳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  
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  
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  
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僕  
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  
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

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  
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  
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三終

鶴林玉露卷之四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

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鷯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

睿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間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書曰若作和羨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

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

人之祭煇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

品已多而自後竒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槩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卽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令勾漏縣隸客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矯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竒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旣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決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



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  
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  
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  
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  
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  
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  
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  
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  
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

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方弱但仲賢等既  
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  
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  
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  
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  
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  
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  
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  
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

卷四  
五  
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  
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  
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  
打笑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  
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  
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  
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  
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

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  
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  
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卽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  
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克  
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  
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  
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  
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  
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

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爲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誦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

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  
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  
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  
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  
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  
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  
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  
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  
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  
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  
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  
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  
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  
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

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  
爲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  
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  
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  
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  
顧獎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  
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  
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  
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

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  
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  
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  
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  
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  
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  
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  
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

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  
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  
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  
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官僚賀  
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  
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  
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  
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  
早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  
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  
公詩云漢業存亾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  
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  
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  
秦擁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

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

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口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

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祿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

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烈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異而朝夕修



鶴林玉露 卷四  
曰必無廢先人爾今白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  
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  
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  
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未訶曰奴子不速行  
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  
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上汝曹  
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

俱還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麟  
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  
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  
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  
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  
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旣跪進國書伏地不  
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  
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

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  
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  
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  
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  
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  
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  
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孳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  
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  
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  
不  
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  
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  
八十爲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  
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  
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卽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

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

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  
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  
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  
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  
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繕三館之儲  
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  
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  
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

而米全理正其間而向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  
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  
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  
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  
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等只有殷勤畫簷蛛  
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  
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

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  
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  
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  
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  
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  
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  
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  
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  
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切安自此起題聞鷓鴣之

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  
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  
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  
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贏得  
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  
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  
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  
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四

終

鶴林玉露卷之五

宋廬陵羅大經

自文籍旣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

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又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

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犬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



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童子厚駭譎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

狗牀三窟 卷五  
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  
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  
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  
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  
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  
忽嶒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  
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  
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

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  
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  
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  
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  
瑰竒恠搜討貝闢青瑤房方隘疑未巷叢敞如華  
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  
擊撞聶聶左顧龜信信欲吠厖丹龜儼亡恙芝田  
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但  
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剡刻

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皦日光隔世疑恍  
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  
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  
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  
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  
無底兩岍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  
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  
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  
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州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  
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  
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  
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  
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  
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  
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  
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  
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

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  
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  
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  
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  
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  
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  
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  
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

### 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  
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  
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  
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  
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卽擁  
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  
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  
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

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

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琴曰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

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  
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  
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  
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  
也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  
事乃不復見客但設書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客者  
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  
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  
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  
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  
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  
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  
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  
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

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育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

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徃徃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

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



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詭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益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

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  
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  
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  
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  
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  
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  
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  
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  
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

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  
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  
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  
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  
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  
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  
穎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  
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  
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螺江

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替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

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賄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也歸賄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

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

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事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  
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  
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  
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  
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  
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  
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  
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

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

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  
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其父之母五哥  
卽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  
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  
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  
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噐用完備又於七倉前  
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

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窓誰伴醉開顏

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

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  
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  
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  
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  
張演云鶯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  
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  
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

### 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  
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  
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  
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  
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  
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  
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

鶴林玉露卷五  
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  
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  
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侖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五

終



鶴林玉露卷之六

宋廬陵羅維大經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皆謂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

濶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  
或不愧重肯欵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  
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  
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  
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  
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  
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  
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  
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  
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  
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  
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  
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  
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

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  
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  
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  
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  
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  
偉哉問世之人固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  
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  
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

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  
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  
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  
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  
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  
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  
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  
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

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

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槲棘爲美檟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風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竒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苦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入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竒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

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馮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

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

鶴林三歸 卷六  
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案  
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  
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  
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蛸延之戲呼誠齋爲  
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  
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  
可食人蓋蝤蛸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間  
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  
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冒金欲流亦

以蝤蛸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  
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譔尚友方  
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  
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能無功亦須分些  
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  
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  
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  
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

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司馬溫公王荆公會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

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旣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



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替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

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東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漢翟公爲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石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

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間居  
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  
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  
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  
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  
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

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  
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  
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  
僕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  
育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  
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  
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

竹生字下得最妙蓋宵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腹蛇跗以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灑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

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  
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  
可不擇也乃若塋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  
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  
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  
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  
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  
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

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  
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  
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  
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  
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  
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  
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  
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  
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

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

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  
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  
一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  
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  
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  
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  
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  
詩云晝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  
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  
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  
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  
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  
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佞言三郎郎  
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  
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

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

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

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  
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  
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  
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  
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  
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  
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  
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  
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  
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  
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  
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  
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  
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  
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



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疆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  
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  
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  
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  
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  
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  
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

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  
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  
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侶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  
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

傳濟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入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育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六

終

鶴林玉露卷之七

宋廬陵羅大經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

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  
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  
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  
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  
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官  
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  
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  
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  
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

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  
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  
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生  
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羨真得皂囊書錦水  
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  
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  
官方啜羨左右來告驚懼羨覆于手手爲之傷暨  
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  
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

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常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泣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幘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

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  
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  
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  
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  
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  
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  
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  
可非秦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  
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  
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  
君者也秦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  
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  
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  
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  
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  
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

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  
三孱不滿隅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  
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  
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  
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  
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  
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

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  
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  
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  
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  
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  
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  
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管事譚稹爲  
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

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  
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  
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  
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  
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  
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  
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  
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  
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曾尋思此心病  
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  
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  
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  
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  
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  
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



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  
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  
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  
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  
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俾欽之蘇子瞻勸其防  
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

事此惟有大力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  
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  
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  
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  
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叅大  
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  
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  
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

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  
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  
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  
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就是捨邪而適正其  
怙終不悛則當爲共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  
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

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  
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  
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昆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  
曰曉來雲物甚竒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  
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  
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  
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

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  
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  
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  
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  
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  
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  
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

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  
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  
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視宣  
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  
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  
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  
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  
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

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畧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

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  
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  
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  
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  
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  
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  
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  
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  
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

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  
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  
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  
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  
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  
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  
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  
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  
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

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畧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卽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

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

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  
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  
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  
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  
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  
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  
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  
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

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  
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  
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  
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  
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  
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



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  
下句日中有風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伯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

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未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

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讓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

將行者故擊搏豪疆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

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

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巷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歲期風流自簸蕩譎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

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  
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  
知道可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  
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  
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  
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  
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  
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  
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韻書釋豉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七終



卷之三

卷七

六

鶴林玉露卷之八

宋廬陵羅大經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  
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  
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  
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  
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  
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



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  
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  
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  
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  
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  
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  
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  
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  
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

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  
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  
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  
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  
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  
退居德壽雖然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  
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  
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  
解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

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  
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  
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  
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  
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  
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心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

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  
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  
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  
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  
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  
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  
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  
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  
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  
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  
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  
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  
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  
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  
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官裏時前輩以爲高  
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

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  
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  
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  
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  
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  
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  
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  
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

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僖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黃連苦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愁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

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  
半宴歸宮漏未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  
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利  
方爲圓者多矣吕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  
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  
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  
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堯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  
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  
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閣老新裁豸角  
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  
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  
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  
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吕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  
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

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叅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在了做小人頽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孰視乃一巨

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  
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  
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  
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  
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  
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  
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鬻醬矣蓋蜘蛛搖腹之  
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  
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  
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  
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內毒  
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  
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  
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  
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

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  
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  
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  
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  
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  
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  
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  
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

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  
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  
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  
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  
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  
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  
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  
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

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  
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  
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  
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  
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  
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  
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  
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  
一  
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  
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  
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  
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  
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  
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  
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

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  
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  
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  
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錙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  
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  
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  
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寂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  
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  
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  
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  
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  
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  
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  
帝從民望令免胃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  
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



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  
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  
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  
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  
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  
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  
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  
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  
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  
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人在人把  
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  
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  
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  
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

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推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腴民血空教

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充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  
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  
膏爨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  
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

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  
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  
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  
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  
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  
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  
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

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

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屍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

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  
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  
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  
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  
既定 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  
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  
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  
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  
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  
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  
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  
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  
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  
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  
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  
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

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帥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

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  
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  
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  
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  
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  
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  
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  
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  
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  
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裊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  
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  
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八終



國家圖書館

卷八



鶴林玉露卷之九

宋廬陵羅大經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

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

陸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  
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陸郡庠講席  
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  
為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  
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嶺柳絮白於綿初讀  
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  
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  
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  
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  
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  
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  
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  
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  
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  
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

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

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

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

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

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

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  
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  
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  
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  
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  
萬年未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  
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  
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  
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口題寫幾遍  
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  
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  
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  
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爲僧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餽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  
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餽字虛負詩中一世  
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餽酒前羅列則固  
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

鶴林三編 卷九 九  
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阡危如此義氣  
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  
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  
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  
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  
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  
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

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  
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  
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  
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  
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  
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  
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  
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  
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  
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  
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  
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  
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  
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  
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  
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  
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  
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  
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  
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  
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  
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

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  
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  
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  
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  
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  
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  
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  
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  
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  
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  
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  
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  
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  
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  
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  
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  
者死炙雞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

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亾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

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  
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  
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  
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  
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  
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  
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  
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  
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  
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  
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  
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  
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  
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  
則農之宵爾索絢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

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及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化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

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瑒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



少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終

鶴林玉露

卷九

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宋廬陵羅大經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

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  
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  
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  
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鞞州符令又  
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  
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  
戀久雨鎗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任遲速我  
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

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  
勿稽留龍鍾去特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  
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  
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  
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  
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  
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旣  
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

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旣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官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

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

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佛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  
赤髻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  
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  
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  
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  
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  
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

栢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栢濱與  
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  
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  
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  
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  
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  
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  
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



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  
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  
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  
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  
夫不含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  
曾櫟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  
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  
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

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  
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  
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  
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  
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  
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  
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

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  
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王階之  
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  
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  
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  
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  
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  
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  
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

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  
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  
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  
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  
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有相知心推此  
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  
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  
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

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

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瑀斷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

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  
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  
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  
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  
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  
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

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  
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  
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  
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  
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  
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  
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  
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

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  
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  
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  
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  
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  
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  
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  
栗路長那更聽鈎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  
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  
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  
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  
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  
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  
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  
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  
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  
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驚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磋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豕成群糞穢狼籍

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

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旣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

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  
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  
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  
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  
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  
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  
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  
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

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  
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  
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榜巾下有  
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  
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  
穿自仗劔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  
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



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  
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  
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  
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  
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  
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  
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  
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

人皆慶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  
瀋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  
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  
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  
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瀋山集皆其  
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  
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  
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  
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

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

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二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鬪饑

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

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

鶴林玉露 卷十  
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  
熾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  
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  
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  
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  
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  
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  
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黥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  
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十 終



國家圖書館  
卷一  
一

鶴林玉露卷下

宋廬陵羅大經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陛



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  
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  
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癸之權  
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  
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  
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  
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  
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  
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  
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  
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  
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  
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  
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  
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



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  
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  
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  
擊節又送未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  
歸新來薦鸚鵡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  
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  
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  
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  
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  
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  
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  
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  
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  
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

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恣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

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

謂夏紀替用行夏之時事商紀替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替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

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  
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  
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  
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  
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  
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戒  
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  
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

墓之寄輪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  
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  
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  
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  
之矣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  
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  
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

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

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纔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

信之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珙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漚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叅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旣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

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其意猶未平後涉  
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  
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  
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  
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  
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  
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

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  
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輦蹙曰金人驅  
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  
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  
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  
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  
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官婢謂之曰子  
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

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  
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  
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  
既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  
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  
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  
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

於孺子亭前賣酒剽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揮酒  
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  
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  
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  
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趣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  
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  
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



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  
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  
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  
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  
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  
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  
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  
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  
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  
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  
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  
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  
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  
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  
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

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  
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  
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  
晚菜羨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  
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白爾見踈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  
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䟽食菜羨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  
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  
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

樞密三員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  
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  
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  
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  
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  
針還覺有竒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  
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  
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

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  
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  
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  
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  
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  
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

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闕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

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祠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

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  
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  
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  
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  
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  
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  
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  
父投竿日少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  
鸞咎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

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  
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  
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  
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  
凡諸所興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  
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  
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  
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卽不疑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  
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  
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  
兩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大極  
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  
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  
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旣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  
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  
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  
古字泰大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  
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  
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

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  
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  
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  
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  
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  
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  
不靖觀鷓鴣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  
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  
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  
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  
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  
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  
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旣勝夏猶有  
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  
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  
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  
至武王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

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  
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  
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  
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剪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  
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  
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  
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

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  
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  
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  
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  
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  
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



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客與甚久一同客  
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  
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終

鶴林玉露卷十二

宋廬陵羅大經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  
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  
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  
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  
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

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踈文墨幾點燕支凝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蒿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

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  
醉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口今夜  
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  
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  
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  
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  
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  
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  
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  
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  
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  
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  
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  
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  
率吏輩攜行羅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

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  
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  
川兼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  
之體本無改變然旣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  
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  
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  
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  
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

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  
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  
爲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  
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  
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  
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  
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

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  
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  
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  
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  
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  
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  
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

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與  
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  
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  
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  
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  
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  
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

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  
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  
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  
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  
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  
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  
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  
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  
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  
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  
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  
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  
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

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頴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

內無我物我旣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卽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



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顏瀆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淵明詩云旣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

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  
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閻樹墻垣巘巘架庫廐參參削劒戟煥煥銜瑩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摧雷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狙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  
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  
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  
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  
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

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  
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  
韓踈踏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  
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  
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  
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  
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  
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

宿林玉露 卷十二  
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  
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  
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  
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  
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六老也故各爲  
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  
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

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  
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  
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  
各以一事自任始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  
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  
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  
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

衛林玉露 卷十二  
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

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

欤能決意於太公昌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  
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歛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  
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  
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  
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  
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  
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

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  
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  
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  
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  
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  
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  
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  
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遜

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嶮吳華之亟平也與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曷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

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育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

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苟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用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



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  
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  
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  
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  
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荆  
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  
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  
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

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  
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  
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  
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  
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  
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  
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馭賴文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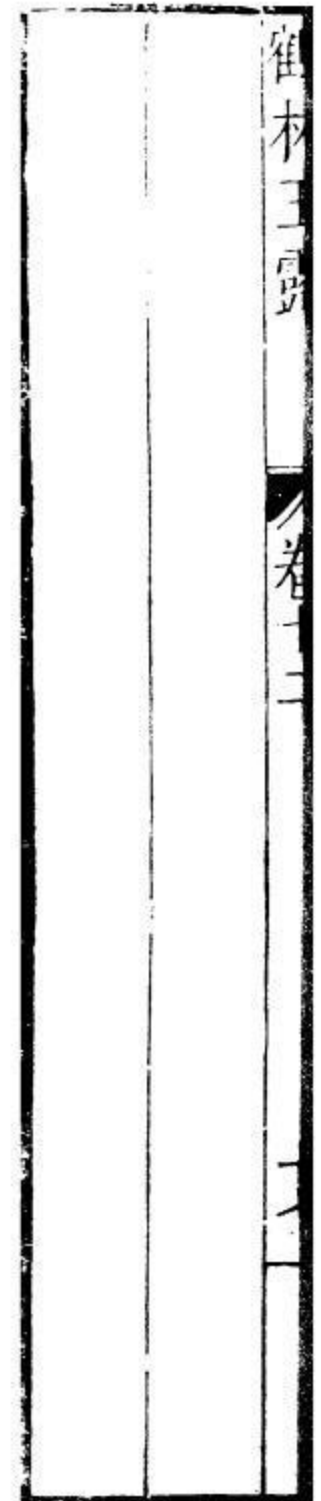
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郡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前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宮軍迄不知其首

級之僞爲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十二終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宋廬陵羅大經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

鶴林玉露 卷十三  
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仇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

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

其晚忽覺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  
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仇胄所誤然三  
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  
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  
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  
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  
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  
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  
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  
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已之欲真能  
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  
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  
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  
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  
優劣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  
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

宿林玉露 卷十三  
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  
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  
是國人退有欲同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  
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  
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  
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  
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柏之歌  
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  
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  
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  
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  
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  
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  
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  
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

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  
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  
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  
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  
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  
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  
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  
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

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  
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  
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  
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  
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  
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  
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嗟於朋友  
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



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  
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  
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  
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  
之作僞假真者徃徃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  
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  
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訕侮者又  
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  
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

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  
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  
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卽敬  
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  
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  
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益背臨淵履  
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  
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  
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

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

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

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  
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  
佇立以望子曰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  
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  
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  
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  
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  
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

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  
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  
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  
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  
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  
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  
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二云屈  
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

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

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古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漁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且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十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

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  
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  
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  
天淵夔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  
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  
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  
小恥小忿彼其雲丞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  
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  
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  
羞包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

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

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  
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提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  
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  
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  
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  
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生遠  
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  
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  
在范睢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  
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  
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  
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  
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  
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

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  
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  
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直  
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  
之舉措可不謹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  
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  
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  
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

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  
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  
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  
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  
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  
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  
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  
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



鶴林三錄 卷十三  
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  
道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  
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  
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寔寔吏進曰乃于  
寔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吳于字下注  
云晉有于寔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  
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  
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  
帳漢書乃作幄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  
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  
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  
曰蔗切之夜蔗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  
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  
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

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  
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  
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  
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醜豈能令鬼哭黃昏  
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醜之句  
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  
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  
城走公所居曰鄉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

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  
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  
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卽散遣  
民兵徒步歸鄉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  
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

罵兀术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卽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

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又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

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  
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  
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十三終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宋廬陵羅大經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

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

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

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沓喧競



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  
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  
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  
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  
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  
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  
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  
南節推翁謬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

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  
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  
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  
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侶鷗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  
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  
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未棄人  
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槩括  
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

爲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仇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仇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  
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  
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卽  
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  
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  
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  
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  
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其將輒奔赴或  
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

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  
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  
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  
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  
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相  
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  
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  
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  
安官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斬予舜卿

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低胃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低胃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低胃低胃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低胃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調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蕲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較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

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  
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  
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狼若共堯少正  
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  
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  
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嘒嘒上訴也亦非以讒故  
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  
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  
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  
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  
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極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  
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  
其不爲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  
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  
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  
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其意其相  
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

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  
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  
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  
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  
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  
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  
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  
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

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宜撫等使亦可  
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  
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  
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  
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白標置  
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  
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  
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  
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

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  
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  
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  
春注周禮竒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  
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  
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女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  
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

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  
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  
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  
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  
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  
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  
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  
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

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  
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  
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  
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  
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斤不復  
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  
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  
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

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  
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  
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  
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  
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  
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禹將  
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



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  
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  
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  
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  
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  
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  
長多忤持身轉覺孤童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  
已訶瀧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  
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

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  
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  
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旣  
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  
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艍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  
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  
詩云十里薰風菡萏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

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  
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  
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  
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  
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  
執辱其罪爲重許斯賴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  
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  
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

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  
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  
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  
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  
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  
賜出身南官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  
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  
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

人丁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  
劾一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  
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  
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  
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  
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  
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  
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  
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屨左氏傳褚師聲子韞  
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踰尺便  
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  
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  
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  
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  
官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  
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

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  
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  
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  
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  
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  
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

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  
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  
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  
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  
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  
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  
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  
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  
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

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刃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宋廬陵羅大經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旣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

鶴林三傳 卷十五  
一  
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术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擊金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

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以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

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  
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  
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  
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  
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  
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  
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秩蓋其育中有慊故特  
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  
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  
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  
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  
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  
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  
追削嘉定和戎旋卽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  
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



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世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出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公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

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  
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  
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  
杜棕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  
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  
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  
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  
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

言處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  
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  
餘罪然此門旣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  
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  
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  
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  
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  
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

鶴林玉露 卷十五 五  
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

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

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息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

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亾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  
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  
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  
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  
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  
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甘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之血垂教  
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  
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嘻嘻皆

爲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  
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  
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者獨何爲哉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  
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  
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

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  
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  
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  
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  
不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  
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  
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  
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  
及公等故其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  
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豈才聞於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  
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  
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  
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  
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

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

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育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胷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旣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有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

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  
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  
而棄之唐李勣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  
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  
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  
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  
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

此篇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鮮賦題壁問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  
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  
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  
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  
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  
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

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  
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  
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  
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  
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  
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  
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  
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

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  
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  
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  
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  
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  
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  
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侔乃章持坡  
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

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  
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  
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  
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  
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  
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  
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  
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  
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止論文  
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  
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  
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  
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  
韓蘇似柳歐公在穎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  
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  
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

不可及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  
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  
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  
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  
樂有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  
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  
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聲甚  
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  
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  
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  
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  
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  
辨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  
樂之命旣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  
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  
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  
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亾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劔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僕羅兒矣僕羅俗言猾也歐史閒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終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宋廬陵羅大經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  
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旣  
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義外賜知  
紹興府史浩乞官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  
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  
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  
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



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凋

鏘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績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摺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

雜錄三  
卷一  
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  
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  
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  
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  
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  
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  
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  
有書莫焚稿無限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

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  
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  
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  
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  
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  
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  
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  
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  
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

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  
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塋贈  
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  
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  
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  
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  
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  
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  
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

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  
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  
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  
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  
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  
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  
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

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

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出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

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  
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  
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  
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  
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  
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  
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  
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

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  
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  
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  
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  
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  
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  
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

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寒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避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

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

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

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



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旣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光宗卽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士銘云業成而難其敗

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

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  
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  
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  
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  
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  
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  
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  
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  
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  
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  
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  
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  
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  
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  
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

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  
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  
妍野火燒原葭莢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  
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  
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  
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  
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  
之韓信俛出市勝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  
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  
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  
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  
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  
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  
謂之猴部頭朱温旣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  
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  
猴矣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  
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  
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  
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  
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  
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  
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  
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  
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  
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  
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  
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  
甚孰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  
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  
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  
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  
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  
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

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  
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  
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  
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  
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  
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  
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  
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  
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  
也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  
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  
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  
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  
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

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  
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  
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  
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  
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  
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  
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  
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

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  
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  
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  
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  
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  
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  
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  
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  
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

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膏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

俗向來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心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後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嶻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

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  
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  
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  
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  
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  
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  
矣公嘗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  
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

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  
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  
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  
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  
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濱  
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  
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  
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復



况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  
逮俊彦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  
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彦皇汗免冠謝  
父乃釋之子昂本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  
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  
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  
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  
罷蓬伯之詞也

卷十六

終